

“红嫂”的故事

关于“红嫂”的故事，早已在河南灵宝市朱阳镇革命老区，家喻户晓。趁着国庆假期，相约几个文友，重温“红嫂”的革命事迹，寻访红色记忆。

从朱阳镇出发，驱车沿崇山峻岭之中的南弘衣涧河，顺水而行。行至马河口，再向南行走了十五公里之后，来到五峰山脚下的麻林河村。我们停车徒步行走，穿越溪流淙淙的麻林河，来到谷深林密的小川沟。十八里小川沟，峰峦叠翠的

五峰山，曾经遍布红军和新四军的革命足迹。麻林河位于三县交界处，大大小小的山岭，山连着山，峰连着峰，茂密的青枫树林、白皮松林绵延几十里。我们登上山峰，极目远眺，那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场面，仿佛依稀可见；先烈们的革命情怀，立刻激荡胸间。

回首当年，熊松柏等一批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战士和伤员，根据红七十四师首长的安排，在朱阳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成立卢灵洛工委，建立卢灵洛根据地，与当地老百姓配合作战。其中麻林河小川沟的中岭和范家岭，有两位“红嫂”。她们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没进过学堂，也没有在党的革命熔炉里

锻炼和熏陶，但她们凭借着善良、慈厚和朴实，以实际行动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两位“红嫂”名叫李梅花和黄梅花，当年，除了游击队熊营长熊松柏、政委祝铭比她俩年龄大之外，其余的战士们年龄小，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俩“嫂子”。

为了开辟根据地，熊松柏、祝铭等十余人，奉命从陕西洛南县东撤，在小川沟东北面的中岭落了脚。居住在中岭的“红嫂”李梅花，让熊松柏等人在她家居住。当地流传，李梅花高个子，一对漂亮的大眼睛，闪烁着坚毅果敢，她能说会道，为人实诚。经过李梅花的几个月的观察，她觉得熊松柏“熊营长”他们是为穷人们打天下的队伍。于是她动员做保丁的丈夫张西诚，参加革命队伍。张西诚成为他们发展的第一名党员，经过锻炼成了“白皮红心”的革命战士。

后来在张西诚和李梅花努力下，又吸收了石坡湾的何潘畔娃、冯雨涝两名党员。熊松柏、祝铭他们出没于山林峻岭中打游击。夏天，她为战士们洗衣服；冬天，战士们们的棉衣棉裤，被树枝挂得破烂不堪，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在农历年的腊月二十四，游击队神出鬼没，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将麻林河、蒲沟一带的房屋全部烧光。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游击队必须紧急转移。为了解决队伍的转移

经费问题，李梅花说服家人，卖掉了家里27亩地和一处杨树坡，还卖了家里仅有的两千多斤玉米和二十多斤棉花，积极动员当保长的三叔张瑞林拿出6万元，五排子弹，一枚手榴弹，她与丈夫先后分两批，将游击队员秘密分别转移到洛南、朱阳街。李梅花的丈夫张西诚，后来加入了新四军队伍，进入了伏牛山，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另一位“红嫂”名叫黄梅花，据向导讲，她中等个子，略胖，红扑扑的脸蛋，像田野里熟透了的红高粱。她居住在五峰山的东面，小川沟沟口的范家岭。据说，黄梅花家里成了卢灵洛工委游击队员们秘密交通站。为了躲避国民党“剿共”队的围剿，在中岭红嫂李梅花与其丈夫张西诚的带领下，于2月16日晚熊松柏、祝铭一行八人，秘密转移到范家岭黄梅花家中。

黄梅花所居住的范家岭，是个独居户，远离村庄，居高临下，偏僻幽静，是个容易隐蔽的地方。他的公爹刘振仓，正直进步，豪爽好客。黄梅花和公爹每天保证游击队员的人身安全，早晚保证食宿。她的丈夫刘北娃忠诚老实，是个保安队员，在其媳妇的引导下，虽然身在保安队，但也积极为游击队服务。为了不引起“剿共队”的怀疑，黄梅花让丈夫无事不准回家。她有两个女儿，大的七岁，小的四岁。她让孩子白天在院门前玩耍，若有陌生人来访，就及时回家报告。

“红嫂”黄梅花家有十多亩地，五六头牛，粮食充足。熊松柏、祝铭等队员们早出晚归，在外进行游击活动。有一天，黄梅花看见熊松柏营长的裤子被树枝挂得破破烂烂，她就用煮好的棉粗布为他做了一条新裤子。小夏和刘敏是两个年轻的女同志，天天与红嫂黄梅花一起为游击队员做饭，缝补衣服。年轻俊秀的刘敏，能文能武，双手打枪，双手写字，还会绣花做针线活。刘敏还为黄梅花绣了两个红肚兜，图案为一树蜡梅上，停落一只喜鹊，意为“喜鹊登枝”。四五朵红艳的花朵，像燃烧的革命火炬，象征吉祥如意，预示革命胜利的春天即将来临。刘敏绣的这两个红肚兜，解放后被县文物馆藏藏。

解放后，李梅花和黄梅花这两位“红嫂”，依旧是普通的农村妇女，默默无闻在麻林河村生活着，困难时期，她们也从没有向当地政府申请特殊照顾。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两位“红嫂”先后离世了。令人欣慰的是，在今年新落成的朱阳红色革命纪念馆里，我们有幸看见了两位“红嫂”的黑白照片。

冯敏生

作者需自知到了哪个“弯”

在当下有一个怪象：有的人一天写几首诗、一年写几十万字，却很难见他上过像样的刊物；而有的作品不多，一出手大多不同凡响。从文字表面看，前者多从句顺，也不失为精雕细琢，原因何在？

个人以为，在作者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个“弯”。

这个“弯”，对于相对成熟的作者或作家来说，不是技巧问题，也非生活底蕴不够或文字功底差，是头脑欠清醒；除因没放下身架，差了份山外的冷静、井外的视野外，啥都不差！

身架怎么放低？首先就得解决“盲视”问题，总觉得“自己的儿子乖”。这种人，如果能转变角色，冷静下来，去研究别人的优势，自然就会发现自己的弱项和平时一些致命的败笔。过了这个观念的“坎”，然后边写边学边总结，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其作品自然会“万花丛中一点红”。

那么，前面说的“井外”在哪里？

打个比方，假设一部长篇小说开头是“默言醒了。”若遇上只懂点老道的理论常识和只在小圈子里看了几部小说的人，就会轻率定义“进入太快”；同样是开头，如见识过、研究过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清晨，她走来了”，贾平凹的《秦腔》“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余华的《兄弟》“我们刘镇的李光头异想天开”，自然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

貌似这么简单的常识，连“专家”都在严肃的“评审会”上出过洋相，普通作者不“警钟”常敲——走出“井”外行吗？

“井外”怎么走？读多了，自然就有一双火眼金睛；一目了然知道，哪些是真名家，哪些是水名家。远的，从经典名著里和公认的名刊上去选读；近的，只要一低头，每个刊物、网站、论

坛、群都有精品。只是很多时候，这类人狭隘地认为，某种风格、文体与自己无关，于己无用，甚至觉得不喜欢的文体——比如几乎穷尽作家毕生心血、倾尽作家才气创作的砖头小说或历经数年才总结出的文艺理论，总认为与自己都没多大关系，是奉承或高高在上的批评、说教。

个人以为，作为一个想写出点名堂的作者，适当读点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老一辈理论家、评论家——比如对李准、汪曾祺、何西来、雷达……若都只停留在知道他们的名字上，连《读剧札记》《文学的理性和良知》《小说艺术探胜》都不愿去翻翻，家里像《文艺报》《文学报》《文艺理论》一类刊物都没订过或好好读过，总是痴迷某些纯娱乐性的影视剧和远离现实的所谓宫廷、玄幻、穿越题材，还会有闲心去研究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那些达到中国小说、剧本巅峰的作品？不会比对把握当下诸如白烨、王干、谢有顺、贺绍俊、朱大可、叶匡政一些评论大家的艺术观，又怎能发现当下作家的得失，防止自己少走弯路？

再说小点，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当代》《北京文学》杂志上，那些看似有多少“分量”的千字创作谈、短评，难道不是作家的肺腑之言，不是最中肯评论家、编者动容的亮点？只要用心，仅从一般报刊、网站、博客，都不难发现一些点评高手。如山东墨笼烟写的《女人的格局，决定其命运》(风情长篇小说《烂城》浅析)。评者为啥不分析小说的选材、布局、立意、民俗风情或时代背景？何以偏偏分析女人？而且超乎寻常的冷静，只集中笔墨盯住女人的格局及其派生出的命运分析，竟把人物间的纠葛、情感的起伏、女人命运

的千差万别梳理得一目了然，剥离得纤毫毕现。

说白了，这就是评者以艺术的眼光去对比当下小说的不同点，从而发现作品的艺术特点和于现实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墨笼烟出人意料地发现了小说写官商勾结是第一主题；写文化领域的蚀变为第二主题；写女人对人生和感情的态度才是隐藏着第三主题。正是因为第三主题引起读者纠结最多最沉重，评者才发现，这是作者的构思初衷，才把准了作品的脉络，从宏观和微观发现某种幽微的指向。道理就像某些所谓的专家初读莫言的作品不一定喜欢，甚至投给刊物还吃闭门羹一样，那是因为没领悟出作者孤心苦诣所构建的寓意。

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大多都蕴含着多重主题，有时连一篇“豆腐块”副刊文，都有许多幽微的指向，如果真能一读了然，谁都想去指手画脚当评论家了。这就是人们常说，大多评论家比作家清醒，是作家的“指南针”——貌似有些过，但不是没一点道理。

总之，即便是名作家，不需要把精力过多地放在研读理论作品上，但若静下心来经常去研究经典，偶尔读些文艺评论还是有益的。关键是不少人在这条路上还处于爬行状态，因为自满，无异于给自己设置了瓶颈，其作品岂有不平庸之理？

个人以为，凡是写作者都当切记：树大易生虫，人有点本事爱自大。写作者不能瞧谁的作品都不顺眼，更不能以为有个“本本”就是“家”。写作要走得远，还得隔三差五看点评论，研究一些具特色、有个性的作品，多问几个为什么，才知道自己走到哪个“弯”，上了哪道“梁”。否则，南辕北辙太久，回头难，下山更难。

感悟生活

生活就像一个成熟的苞米棒子，剥开柔软的外壳露出粒粒金黄的饱满或干瘪的果实，每一粒都独立存在却又不经意整齐排列着，极其相似又无法彼此替代。

每一粒苞米都有各自的位置，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成年之后，我更愿意将自己内心的一部分与外界隔开，安置在清朗的树梢独自发芽，不指望是否开花，是否结果。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还拿得出干净的一部分。人总得为自己预留下一方安宁洁净的空间，在此空间中酝酿自我生长之力。因此，不再幼稚地期待有一种外力：上帝或世界或其他人为之力能够将自己拯救出来。只有极少数人看得更清楚些，而绝大多数人还被蒙在鼓里依然期待给力。面对生活的强大，清醒的人比糊涂的人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壮，就像看着夏日天色突变一样的无

王晓林

可奈何。生活好像只有妥协，只有退步，而别无他法，更多的时候，感觉自己独自高擎孤灯在漆黑夜晚寻找某种所谓的出路。人生，就是在寻找和改变自己中走向完美。

初春，万物复苏，处处充满着生机与活力；金秋，遍地金黄，处处洋溢着丰收和喜悦。春播秋收，理所当然，是种子的出路，而人的出路则是安静下来细细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从而，于宁静中恢复继续生活的力量。

倚靠在秋的窗口，站在时间的长廊里，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多少人一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又有多少人读懂“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于是，我也想不停地周游，也想走过那日落圆日的漠北，走过那千山鸟飞绝的西域，走过那十里荷花香的江南。一路餐风饮露，一路枕松涛眠孤月，使风雨中的流浪，看起来似乎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偶尔想起的时候，依旧泪沾衣襟，怎样的豪情才有那般的开怀？我依旧没能释怀于现实的乏味生活。

生活中，在十字路口徘徊，在等待希望的瞬间，时间就像一只顽皮的小精灵窃笑着与我擦肩而过。星移斗

转，寒来暑往，童年的无忧无虑早已随梦境散去，儿时的懵懂懂事，也伴随着日历飘散在岁月的风中……春去春回，往事如烟，也只能留在记忆的光盘中，而未来的时光犹如一条无声的河流，在浩浩荡荡地、义无反顾地向身后延伸。岁月如梭，然而生活依然如深邃苍穹的云朵百般轻盈，又像春天的原野美丽而恬静……打开人生的第一页日历，犹如绘出一幅崭新的图画，生活的年轮在春夏秋冬里积淀，生命的真谛在轻风拂拂中升华。

人活在世上，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正如自然现象，有电闪雷鸣，也有风和日丽……或遇到困难或遇挫折或遇变故或遇烦心的人和事。细细想来，生活中遭遇的凡此种种，其实只能算是红尘间一串不协调的颤音，但要学会用阳光心态去面对。其实，阳光般的心态需要生活的阅历来丰富，需要通过获取知识来充实。对待人生的态度要积极向上，因为它会让人警醒，它会催人奋进，它会让人忘掉不快和忧愁。

只有通过勤奋和拼搏，才能谱出生命乐章的动听音符，赢得热烈的喝彩！尽管曾经经历劫难，遭受打击与嘲讽，相比之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与一对麻雀相遇的瞬间

谭长海

一对麻雀依偎在檐下
与我对视，满眼羞怯不安
我的脚下躺着几粒黄澄澄的谷子

两只麻雀歪着头，彼此探询
迷惘的眼神被风卷来卷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试图给他们

制造一个安宁的环境

麻雀还是迟疑不前
朝夕相处，善良的麻雀
早已洞悉了人类的弱点
但麻雀从不揭穿

与麻雀对视，我终于找到了
童年时捂着眼睛向一只麻雀靠拢的理由

无言的歌(外一首)

李学文

看到流淌的小河
仿佛听到一支无言的歌
多么的婉转迷人
掀起心中的巨浪大波

依稀看见母亲在地里耕耘
为我们耕耘着欢乐
而她自己
却被无情的岁月狠狠地折磨

母亲日夜忙碌奔波
足印布满了田野山坡
头上的白发
不知添了多少许多

汗水知多少
淌进了故乡的小河
小河才知道
慈母的奉献和寄托

无言的歌
将永远激荡在我们心窝

一根扁担

一根扁担
不知用了多少年
闪烁愤怒的
吸饱了多少血汗

我们的先辈
累死累活血榨干
一代一代挑下去
挑不完的灾难

爷爷接过来
出没巴山渠水间
运粮送弹药
跟随红军打江山

自有后来人
父亲又接班
解放全中国
太阳出来 红了天

圆梦致富奔小康
巴山渠水似画卷
扁担吱吱唱新曲
喜挑丰收和笑脸

《宕渠流韵》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日，渠县作家戴连渠新作《宕渠流韵》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作者近两年来走遍渠县60个乡镇采写的60篇历史风物散文，以游记的形式，全面记述了宕渠大地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遗址遗迹、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和祠堂文化，以及现有60个乡镇的历史沿革，辅以600幅珍贵的人文、地理彩色插图，真情讴歌了宕渠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戴连渠，笔名石桅、石桅子，是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他曾当过教师，写过新闻，当过城管，做过文秘，下过乡镇，干过督查。多岗位的工作经历，练就了敏锐的洞察力，其利用两年中的节假日收集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并专程实地了解、拍片，再现家乡古朴特色，继诗文集《五味集》、历史散文集《宕渠遗存寻觅》之后推出了厚重的《宕渠流韵》。

该书40万字，“宕渠四子”齐上阵助兴，著名诗人杨牧题写书名，鲁迅文艺奖获得者周啸天和乡土作家贺享雍题词，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李学明作序。李学明称赞：欲晓宕渠史，来读流韵书。(杜荣)



中国画

黄曦/作

柚子

吴辰

深秋的柚子
好像微缩版的太阳
在故乡空旷的庭院，闪光
在发亮
冷锋过境，枝叶都在颤抖
果实都已坠落，而你
却在孤独中静静地坚守

有人试着
在丝绒般的日光下
用一把锋利的刀，解读你
看似神秘的心事
剥开那迷雾般浓厚的外衣
你终于显露出
晶莹而纯真的内里